

一個年輕人

西戎著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一個年輕人

西戎著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一九五五年·太原

715.12

966

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共包括三個短篇小說，都是反映農村生活的。其中「一個年輕人」寫一個年輕的農村姑娘宋桂梅，在黨的教育、鼓勵和支持下，積極發揮創造性勞動，並團結羣衆，克服了許多困難，終於勝利完成種棉任務，並獲得了豐產；「麥收」深入地揭露、批判了人在社心在家和留後路的個人主義思想，歌頌了集體主義的新道德；「秋收時節」記述了一個單幹農民，如何經過各種具體事實的教育，終於提高了思想覺悟，走上了互助合作的道路。

作品從不同角度反映了農村生活中新的變化。

一個年輕人

書號：4071

著 者：西 戎
出 版 者：山 西 人 民 出 版 社
 太原市井州西街十三號
發 行 者：新 華 書 店 山 西 分 店
 太原市東崗村新民街
印 刷 者：太 原 印 刷 廠
 太原市成方街七號

32開32頁40,000字 1956年1月太原初 版
1—10,075 1956年1月太原第一次印刷
定價：一角九分

山西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二號

目 錄

一個年輕人……………(一)

麥 收……………(二四)

秋收時節……………(四七)

一個年輕人

在縣裏開罷會，我決定到宋家坪農業生產合作社去。

宋家坪農業生產合作社去年試種棉花成功，今年擴大了棉田耕種面積百十來畝，縣委會要我去作一次調查工作。那是八月間的一個早晨，我正準備動身，聽說頭天下午進城來的宋家坪社裏的大車，碰巧清早要趕回去，我便搭上了這輛用一頭牲口拉着的鐵輪車。

趕車的是一個五十來歲精力飽滿的老頭，臉孔紅紅的，眉毛淡淡的，留着兩片小燕翅膀似的鬍子，一見人就咧開嘴笑。他把車套好，一聳身坐在轆桿上，笑瞇了眼睛對我說：「同志，坐好吧，這一跑，就把你拉到咱農業社的炕上啦！」看樣子，老頭還是個挺愛說笑的人哩。他把手裏的鞭子在轆轤頭上一甩，鞭稍發出了尖銳的響聲，轆轤擺了擺耳朵，甩了甩尾巴，腰一躬，鐵輪車就在不很平坦的石頭路上，咚咚隆隆地顛簸起

來。

出了城門洞，順上了大路，老頭便把鞭子收起來，用手輕輕在轅轡屁股上拍了一下：「噠啾！」然後回轉身來，看了看我。他露出情不自禁的笑容，彷彿心裏蘊藏着什麼稱心如意的事情一樣。忽然，他樣子很神秘地問：「同志，你知道不知道，省城裏開的啥會？爲啥還叫咱莊稼人去參加哩？」我一時不懂他所問的意思，正無法回答，他伸過來，拉我一把，臉湊得快要挨住我的臉了，小聲補充着說：「咱農業社還去了一個人哩，是上頭指定的，是個閨女，在咱社裏當的是技術指導委員！」於是，他直起頭來，大有感慨地繼續說：「是個能幹的人吶，比我強！我這車，就是送她來的！」

噢，我想起了，省裏最近正在召開農業生產會議，佈置秋季評比檢查，通知各地領導生產有成績的先進人物去參加。於是，我好奇地問：「你們那閨女是誰？」

「誰？」老頭疑問地瞅瞅我，似乎奇怪我竟連這樣一個有名的人物都不曉得。他豎起大拇指，樣子很神氣地說：「就是咱村那個青年團支書呀！人樣子長的有點胖呼呼的，可是渾身是勁，下地幹活，男子漢也抵不上她。人們都喊她『胖女子』，大號叫宋桂梅。真是好樣的，別看她表面上不言少語的，心裏作事，謀心大，我們社裏去年種成了棉花，她起了大作用啦！」

老頭的話，特別是他那說話的神氣，強烈地吸引了我。於是我要他把這閨女的事情，詳細給我講一講。他用手指夾着我送給他的煙捲，猛吸了一口，往兩邊理了理散亂的鬍子，笑着說：「你不嫌絮煩？好，——噠啾——不嫌絮煩，我就給你把她種棉花的事情說一說吧。」

事情是這樣——

頭年秋天，村裏辦了農業生產合作社，上頭叫社裏派一個人到縣農場受訓。按縣上的意思，是說這一帶的土質，種棉花最相宜，想着來年叫社裏先試種幾畝，給大家做個樣子。於是便決定幫助社裏訓練一個種棉的技術指導員。

社長張雲山把這件事給社員們一講，社員們都不知道該派誰去。有的說要派種地有經驗的老年人，可是老年人都推說人老心雜，學不成個樣子；這當然也算理由，但更多的其實是怕將來種不成落埋怨。會計宋有財不是在會上講嗎：棉花這東西，可是樣難侍候的莊稼，熱了不行，涼了也不行，旱不得，凍不得，弄不好，又花資本又誤工，事關全社的收入，豈是要的！老年人沒人願去。有的說得派個有文化的，村裏有文化能撈筆桿的人，扳指頭數數，就那麼兩苗半；社長張雲山有些文化，能去嗎？社裏的事多，黨

內的工作他還要領導，整天忙的馬蹶車；會計宋有財識幾個字，就是能離開，去了保險也學不好，因為試種棉花這事，他一直是個反對派，而且還打賭呢：「要能弄成，把我的頭割下來當尿罐！」到底該派誰去呢？研究來研究去，最後黨支部開了個會，決定派宋老頭的閨女宋桂梅去。

挑選這個閨女，張雲山和別的黨員有這麼幾條想法：第一，這閨女是青年團員，做工作熱情認真，對黨分配的任務，向來是積極完成的，去了放心。第二，她文化不能算高，只上過三個月速成班，可是平常自學努力，早就能咿哩哇啦地給團員們唸報了，提起筆，也能歪歪扭扭地寫兩筆，學習起來進步快些。第三，這閨女雖然年輕，但人挺老實，一向是張雲山的一個好幫手。黨支部也是有意要培養她。

宋桂梅一走三個月。過了年開春的時候，回來了。她回村的那天，村裏很多人都不敢認她了：辮子剪了，留成個短頭髮，個子長高了一點，臉也更圓更胖了，穿身透藍的制服，揸個背包，手裏還拿着粗粗一大捲，咚咚咚地走進村來。

人們歡歡吵吵地跟着她一直到社裏去。都納悶：她手裏那一大捲是啥呢？是扯的布？用指頭彈彈，硬鏘鏘地崩崩響。打開一看，嚯，紅顏綠色，原來全是畫。仔細再一看，這畫可不平常：上面有拖拉機，有馬拉犁，有莊稼苗，有蟲蟲鳥鳥……。一時三

刻，村裏的人擠了滿堂堂一窩，大夥兒擠着看，爭着問，比供銷合作社櫃台上買花花布都熱鬧。桂梅攔下背包，水都來不及喝一口，就給大夥一張一張講：這說啥，那叫啥，幹啥用的；說到拖拉機，她還特別講了講她在農場看見機器耕種的情形。聽的人覺得怪有意思，誰也不想走了。

社長張雲山，早就盼桂梅回來把社裏的生產提高一步，這時見取回來這許多寶，高興的嘴都閉不攏，在人堆裏擠來擠去，見人就說：「快去看，早給你們講社會主義就是要用新法子，你們不信，看，新法子是好是壞！」

社裏的財務會計宋有財，這是個怪人。大夥都高興地一邊聽桂梅講，一邊不斷發問，他偏要說怪話，抬死槓。有人問桂梅：「咱這裏到啥時候就能用這些機器啦？」宋有財接住說：「等着吧，鬍子白了差不多！」桂梅說：「你說的倒遠，只要咱們加勁，用不了一二十年！」宋有財說：「加勁？把腸子頭拉斷也不抵事。咱這裏是啥地土，十年九不收，有機器抵啥用？老天就把人害苦了，機器也管不住老天哇！」桂梅說：「不用機器，人也能管住它，新法子就是要管住老天！」「哼！說的比唱的都好聽，受了兩天訓，倒有了通天的本領啦！……」

宋有財就是這樣個怪人，斗大的字識那麼兩口袋，就好像世上沒有他看不透的事，

說出個話來，又笑人又氣人。譬如社裏要辦件什麼事沒辦成，他就要說。「我早就有言在先嘛，說你們辦不成，你們不聽，看看！」如果這件事辦好了，他又會反轉話題：「看看，我早就看出來能辦，這不是辦成啦！」他在社裏當會計管銀錢，常常和大家發生爭執。例如社裏去年決議買肥田粉、新式步犁吧，他偏不通過，好像社裏只有他才懂得什麼該買，什麼不該買。雖然事實證明他的有些作法錯誤，但他仍不肯承認，反而向社員們表功，說不是有他管家，這個社早不知垮成啥樣了。

這天，宋桂梅給大夥講了一陣在農場學習的情形，張雲山看見大家情緒很高，就叫她講講今年試種棉花的事，把這件事再醞釀醞釀，看羣衆有什麼反應。宋桂梅立刻精神抖擻起來，她告訴大家，她臨回來的前一天，縣農林科還叫她去開了一個會，專門研究了一下社裏試種棉花的辦法，叫她帶回來和大夥商量。

桂梅話剛一落音，密裏人哄地就吵成一團。黨團員們和一般青年人聽桂梅說種棉花能增加社的收入，對國家也有利，自然都拍手贊成；但這些話跟有些社員，特別是幾年紀大點的，可就彈不到一根絃上了。有個叫二貴的社員就故意問道：「上頭真是要叫種棉花呀？」張雲山笑着說：「看看，這件事社裏醞釀了幾個月了，咱們當初送桂梅到農場受訓是爲了什麼？」還是二貴說道：「我比你清楚。前年咱在互助組的時候，不是

上頭也說能種？種了一回結果怎樣？還不是全瞎了，白倒工！」這時那個宋有財看看桂梅，擺着腦袋，附和着說：「種吧！那是十冬臘月販瓷器，還嫌盆罐砸的不碎！在咱這地方想種棉花，哼！還想栽搖錢樹哩，要有那福氣才行！你們要能把棉花種成，把我的頭割下當尿罐！」

「可不要把話說絕！」有個青年叫着說。

「這算啥絕不絕，菜碟打水，一眼看透底的事嘛！」

大夥你一言，他一語——特別是宋有財，和這個頂了和那個抬——吵的快把窩也抬起來了。

桂梅臉紅紅的，別人不熱，她却滿頭是汗，也許是聽着宋有財的話，心裏發急。她沉不住氣，就搶着說：「前年種棉花，一來大家沒有那麼大力量，二來也不懂新辦法，現在咱們辦了社，有了這麼大力量，……」

話還沒說完，宋有財又插進口來：「種莊稼又不是打老虎，人多能抵啥用？新辦法再能，也治不了涼病，咱這裏莊稼愛凍，你的新辦法能縫張大被窩蓋到地裏？到時候棉花種瞎了，錢花了，人工白貼了不用說，別的莊稼也誤了種，打不下糧，賠了錢，社員們鬧意見，誰負責？還不是老鼠掉到麪缸裏，乾瞪白眼。你說有辦法，先把這辦法想一

個！」

這些話說破了一部分社員的顧慮，有些人就跟着點起頭來。有個圓眼睛的青年人，冲着宋有財說：「依你呢？啥也不敢幹，開口就是早知道，你知道啥？從前互助組裏種瞎了是沒經驗，今年有咱桂梅帶回新法子來，你還怕啥？就是花點錢，也不花你一人！」宋有財哼哼兩聲，說：「一個桂梅，十個桂梅也是長的一個鼻子兩隻眼，比誰多不了一樣，也沒有長出三頭六臂來。我老實說吧，不要看見人家東川裏種棉花眼紅，咱們沒有金剛鑽，就別想攬瓷器。弄不成！」

二貴跟着也發表意見了，雖然他也反對社裏試種棉花，但他比宋有財會說話，不是那麼直衝直撞的。他用手推推宋有財，讓他說話看住點火色，接着就悠聲慢調地問道：「桂梅，你說咱這裏能種棉花，你種過幾年？」這句話聽起來平平常常，但意思非常毒實。

桂梅正要回答，社長張雲山慢慢站起來了，他慢慢地說：「大家不用抬死槓子。有話心平氣和地說，反正什麼事都應該大家商量妥了才能辦呢。」他轉過身來，又向着宋有財說：「有財叔，你說說你的理由！」

宋有財故意提眉毛，眨巴兩下眼睛，說：「理由也不多，咱文化淺薄，又沒受過

訓練，叫我說，我就瞎說吧！」衆人都覺得不耐煩了，有人就叫道：「序短些，學的那麼討厭。」宋有財挖了那人幾眼，繼續他的嚕嚕嚕嚕的發言：頭一點說地氣涼，根本出不來苗；第二點說缺水，種棉花沒有水，出來苗也得旱死；第三點怕凍；第四點怕下雹子……一陣提了七、八、十來點，最後還是那句話：「你們要能弄成，把我的頭割下來當尿罐！」

聽的人都笑了。但一時都沒再出聲。桂梅努力使自己不急不氣，慢慢地說：「有財叔，你說了這一大筆流水，沒一句是中聽的。照你那麼說，啥莊稼也不用種了，誰敢保險今年不旱、不凍呢？可是辦法由人想，你說缺水，咱們打井排渠，怕凍咱們防凍，新法子多着呢。只要肯幹，沒有辦不成的事！」這時有些人就活潑起來，有人立刻跟着幫腔：「對，胆小落個怕死鬼！」

宋有財不服氣，就對旁邊那個跟着幫腔的青年說：「你的胎毛才脫了幾天？缺水打井，一口氣能吹成？至少得花這錢，」他伸了三根指頭給衆人看，「還有人工，至少不得百十來個，過兩天地裏送開糞，忙了，誰還有功夫幹？七弄八弄，趕把井打成，早誤了四月八了，種棉花，栽菊花也趕不上啦！」

大家又哄笑起來，只有桂梅綑着臉。

這時桂梅參見大家意見不一致，有些替自己的閨女着急，便小聲埋怨着說：「你沒有孫猴子本領就敢取藏經，你能說過大家？」桂梅一聲也不出，只把眼睛看着社長。

大夥也都望着張雲山。只見他不慌不忙地笑着說道：

「大家回去再好好想一想吧。種棉花是件大事，還得召集社員開個會才能通過。我的想法是，咱們不種棉花，怎個發展工業生產呢？上級號召種棉，是爲了咱們的國家建設也是爲咱們社員增加收入，對國家對社員都有利。縣上說咱這裏能種，我看準錯不了，上級又幫咱們訓練了技術幹部，爲啥就不能試一試呢？——可話又說回來了，大家的謀慮也不是沒有理由，咱都回去再想想，改日開會通過吧！」

不是這樣一收，恐怕再吵下去也仍然沒個着落。宋有財和二貴們這時也變了話根，二貴打着圓場說：「對對，改日通過。一定要種棉花，總是人家受了訓的有把握。雞不撒尿，自有門道。上頭想叫咱種棉花，能給大夥增加收入，誰能說不是一片好意？可是咱社裏的人多心不齊，在哪塊地上試驗，怕得看看人家主家願意不願意。醜話說到頭前，不要地種壞了，又落埋怨！」

當天就這麼散了。桂梅一回到家裏，就倒頭睡在炕上，飯也不吃，只睜着眼睛出神。她原想着在縣上訂好的計劃，回來後如何一步一步照着進行，不料還沒開眼，攔路

虎就這麼多。她爹也回來不斷叨嘮，勸她收一收心，不幹算了。怎麼辦呢？算了吧，真不甘心；堅持幹嗎，困難可真不少哇，一個人就這麼腦子裏打麻團。忽聽門外有人叫：「桂梅！」是社長張雲山來了。進門就說：「睡啦？」桂梅騰地坐起來，說：「你說怎麼辦？棉花到底試種不試種？」張雲山掏出小煙袋來抽着，笑說：「是你洩氣了？」桂梅還沒言聲，張雲山又說：「社員大多數還不是沒意見，有意見的也不過宋有財他們幾個人，思想得慢慢打通。既然上頭這麼號召，怎能不試試呢？大夥怕種不成，就先少種它幾畝，萬一種不成，影響也不大。成功了，再擴大也不遲。你看呢？」桂梅還沒說話，她爹在旁說道：「我看算了吧，大夥都不同意。再說，誰願意拿自己的地做試驗？種壞了叫人一家子喝西北風哇？話說在前頭，我的地就不能拿出去試驗！雲山笑着說：「大伯，試驗是全社的事，萬一失敗了，也是虧衆不虧一，你想，大家都有吃有喝，能眼看着誰挨餓？」雲山又問桂梅：「你學習的究竟怎樣？真有把握呀？」桂梅也不敢肯定說完全有把握，不過她根據自己在農場學習的情形，相信是能種成，便點點頭。雲山說：「好，那咱們立刻就去找黨團員開會動員。辦什麼事也不能沒困難哪，當初咱們建社難道就容易來着？」

桂梅得到了支持，又高興起來，送走了雲山回來，就掀開鍋蓋省飯。她爹在旁邊瞪

了她一眼，說：「爲公家的事，能急的飯都不吃了，真是天下少有你這閨女——冷啦，再塞把柴火熱一熱！」桂梅邊吃邊說：「不涼！」呼呼嚕嚕一氣吃了兩碗，把碗一撂，便跑出去開會去了。

黨團員真像火車頭，前邊一動，人們也就跟着動開了。社裏終於通過了試種棉花，桂梅說服了她爹，就拿桂梅爹的地試驗。而且決定立刻打井。有少部分人雖然不大贊成種棉花，但打井也還是跟着幹，因爲社裏都計算勞動日，誰也虧不了誰。

說起幹活，還是年輕人勁頭大，說幹就幹，力氣也大，熱勁也高，鏝頭掄的猛快，挑土跑的像颶風，一面幹，一面還樂的哼哼小曲。看來勢，真能一口氣挖成眼井。其實工夫也費的不大，只十天，井打成了。張雲山從供銷社拉回來一架水車，裝好，套上毛驢「噠啾」兩聲，清朗朗碗口粗的水，就順着井渠嘩嘩地往地裏流……

頭一仗打勝了，宋有財這些人，反對的勁頭才鬆了鬆勁，不過總還是背地嘀咕，依然是那句老話：「能種成棉花，把我的頭割下來做尿罐！」桂梅聽見裝個聽不見，心裏說：「由你說吧，等種成了看你怎說！」一心一意關照下種的事。她領導着把棉地深耕了兩犁，淺耕了一犁，耙了兩遍，上了適宜棉花成長的底肥，整天跑到地裏，好像打扮個出嫁的閨女似的，這裏刨刨，那裏鏟鏟，打整的又平展，又鬆活，腳踩上去，就像踩

到塊棉褥子上。

穀雨節令到了，該下種了。可是天氣不湊巧，這幾天老颶風，大清早，地皮凍的都有一些發僵。這天，桂梅一跑到社裏，就聽見人們吵吵；有的是耽心她弄不成，更該叫宋有財他們誇口了。有的是沒有信心。桂梅爹也替閨女捏了一把汗，黑夜悄悄勸她收收心，種別的莊稼算了。桂梅呢？見天氣也老是冷森森的，小河裏又薄薄結了一層冰，也有些不安。心上好像吊了塊磨盤，沉甸甸的。整天出來進去，話也更多說了。張雲山看出了她的心思，當天黑夜跑來對她說：「桂梅，現在是三月頭了，再冷也沒有幾天了。放大胆子幹，萬一失敗了也不要怕，沒失敗就沒成功，錯了重來！你要看見很多人在盼望你的成功！這是黨的號召，是個重大任務哇！」這幾句話，使桂梅鼓起了勁，第二天就帶着幾個積極分子選籽浸種，忙着幹下種的事。

她們正在緊張地幹活，宋有財引着二貴和另外幾個社員們來了。後面還跟着桂梅爹。大夥聽說桂梅在用新辦法浸種籽，都是要一看這新辦法是啥樣。一夥人擁進門來，東瞅瞅西看看，見地上磁盆瓦缸的擺一攤，二貴便耽心地問：「胖女子，你真敢幹？」桂梅說：「試着來吧，啥活不學能會！」說着，便從熱氣騰騰的鍋裏，舀起幾瓢開水，嘩嘩地倒在棉籽盆裏，宋有財和看的人都吃一驚，趕忙說：「都燙死啦！」桂梅